



牛角號

兵 燠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目錄

牛角號	一
掛號信	一九
小哨子	三七
阿琳和他的媽媽	五一
後記	

牛角號

這故事是發生在一九五二年的五月間。

黎明，輕輕的曉風吹動着山崗上的樹葉、草叢，發出了「沙沙」的聲音。

寨子束頭的哨棚門口，站着一個十三歲的普耳族〔註二〕少年，他穿着一套單布衫，手裏拿着一把老彎刀〔註三〕，背上背着個牛角號；兩隻大眼睛筆直的望着前面的石頭大道，心裏在想着剛才少先隊長小旺對他說的話：

「小柱子，守路可要小心呀！現在孟賊〔註三〕到處亂竄，大軍和聯防〔註四〕大部分都去搜山了，不注意會吃虧的呀！

「可要記住，有哪樣動靜就吹牛角，遠了吹兩聲，近了吹一聲，一聲，不要忘記。你吹了，我們就好早點準備呀！」

〔註一〕普耳族居住於滇南國境，人數極少，由於和傣族長住一塊，所以生活、語言和傣族有些相同。

〔註二〕邊疆人民通用的一種砍柴刀。

〔註三〕邊疆人民叫土匪是「孟賊」。

〔註四〕大軍是邊疆人民對解放軍的愛稱；聯防爲邊疆各族人民自己的武裝組織。

曉風停止了，天已大亮。路上、山上、苞穀地、稻田……每個地方都是靜靜的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他在哨棚邊轉來轉去，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石頭大路。突然，他聽到背後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，他想很機警地轉過身來看看是什麼人，可是，他的衣領已被一隻大手緊緊地抓住了。

「不準動！」

他想都沒有來得及想，連忙去拉腰裏的老彎刀，可是不行，另一隻大手已經把他的刀柄抓住了。於是他準備掙脫，就用力一甩，但衣領仍在那傢伙的手裏抓着。也就這一甩，背後的牛角滾到前面來了，他就拿起了牛角，「嗚——」的一聲吹響了。

「小傢伙，看你再吹！」啪的一聲，牛角被打得從小柱子的嘴上掉了下來，可是搯牛角的繩子仍在脖子上掛着。

這時，小柱子看到身邊有許多人，有的拿着「快槍」（註二），有的拿着明火槍（註二），還有的拿着砍柴用的老彎刀。這夥人都是穿得破破爛爛，一個個都是

〔註一〕 指步槍。

〔註二〕 指打獵用的火藥槍。

蒼黑的臉，頭髮亂蓬蓬的。在他們的中間，有個瘦高個子的人，這人揹着一枝「快槍」，扯着小柱子的耳朵，怪聲怪氣地問道：

「小傢伙，大清早到這裏做什麼？」

小柱子沒有回答。

「做什麼？聾啦！沒有聽見嗎？」這瘦高個子咒罵着，又狠狠地扯着小柱子的耳朵。

「上田去！早上上田去！」小柱子不慌不忙地回答。

「上田去揹着牛角做什麼？」

「玩！」

「玩？嘿嘿！」那瘦高個子狡猾地笑了。

「準是守路的，」另一個揹明火槍的麻子也在一邊插上了嘴：「看，就在這哨棚邊。」

「嘿！守路？守得好呀！沒有守住我們，可叫我們把你這小傢伙守住了！嘿嘿！」那瘦高個子又一次兇惡地獐笑着。

可是他還沒有來得及閉上獐笑的嘴巴，忽然看到寨子上有幾個人影閃動了一下。

小柱子吹起牛角號。

匪徒們都心慌起來，他們不知寨子裏的虛實，就一把抓住小柱子向一條小路上逃走了。

小柱子被匪徒們押着走上了一條小路。路上那個瘦高個子又不住地問他：

「寨子裏有多少大軍和聯防隊伍？」「糧食藏在哪裏？」可是小柱子只是一聲不響。匪徒們拿他沒辦法，也就不再追問了，他們帶着他一直向西走去，這時，小柱子心裏便開始想了：「完了，他們要把我帶到哪裏呀？他們要把我帶到山溝裏槍斃嗎？那咋辦哩！……這樣就再見不到阿媽了，見不到阿爹了，小旺、小雙、阿拴，還有小囡，他們永遠看不到了……他們現在在哪裏呀？會不會知道我被蟲賊抓去了……完了，反正一切都完了……」他又想：「我是個小孩，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，只是他們一定還要問我這樣呀！那樣呀！要是再問我，我咋個說呢？好多事情我都曉得：我曉得糧食藏在什麼地方；我曉得大軍到山裏剿匪去了；也曉得阿爹帶着聯防隊去搜山了……阿爹是寨子上的聯防主任呢！他們問我的時候我都說了嗎？不！絕不能！怎麼能夠把這些事告訴壞人呢？聯防隊都是寨子上的好人；大軍叔叔們也都是好人。媽說過，如果不是大軍叔叔的話，那現在我們死活都不知道哩！」他沉入回想中。他清清楚楚記得

邊疆剛解放的那年，他害了惡性擺子，發着高燒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住在寨子上的大軍王排長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，連夜把他背着送到了離寨子五十里地的營衛生所，在那裏只住了兩天，大軍的醫生就把他的病給治好了……想着，小柱子把頭往起一仰，心裏暗暗地說：「聯防和大軍都是自己人，是好人，我是個光榮的少先隊員，就是槍斃了也不能把這些事情告訴給蠡賊，他們問起來，我只是不響就是了。」

小柱子是一個勇敢、倔強的孩子，他絕不會在敵人面前低頭，也不會向敵人屈服。就是平常和小朋友們在一塊玩的時候打破了頭，他也從來沒有哭過，因為他知道哭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他最愛聽故事，尤其是愛聽小孩的故事。春上，他爹參加了省裏的各族各界代表大會，看了蘇聯電影「小英雄」（即「團的兒子」），回來後，就把「小英雄」的故事講給他聽，那時小柱子興奮得一夜都沒有睡着覺。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向爸爸說：「阿爹，我能夠像伐尼雅（註）一樣該多好！」阿爹點了點頭笑了。白天他又把這故事講給寨子上所有的小朋友們聽，小朋友們都非常愛聽，甚至還要求他再講一遍。三月間，住在他家的大軍王排長又給他講了抗日戰爭中「小六兒」的故事，當時他高興得又笑又跳。

（註）伐尼雅是「小英雄」中的主角。

最後小柱子親熱地摟住王排長的脖子說：「叔叔，我要向蘇聯『小英雄』伐尼雅學習，向『小六兒』學習！」

小柱子並沒有看過電影，可是蘇聯「小英雄」和「小六兒」就像一部真正的五彩電影一樣出現在他的眼前。他好像看到了伐尼雅一次又一次的在偵察兵

別斯柯手中逃到前綫，和大家一起勇敢地進行着戰鬥；小六兒和他的伙伴們用智慧把日本帝國主義的火車弄得出了軌……現在，這些勇敢的好樣兒，一一在他的眼前閃過，使他的小心裏更亮堂了，也使他知道了應當如何來對付未來的一切。

走着，走着，天已經黑了下來，山間裏陰沉沉



的，除了腳步聲以外，什麼聲音也聽不到。小柱子心想：「好！這是逃跑的好機會，如果向路邊一躲，鑽進了老林，誰也不會找到。」逃跑的念頭剛在他腦子裏一轉，可是不行，他的手被緊緊地綁着；後面還跟着一枝壓了子彈的大槍，只要拿槍的人手指一動，小柱子便會躺下，永遠起不來。

小柱子只好繼續向前走，他腳上已經起了泡，兩條小腿痛得要命，可是路邊仍是陰沉沉的老林，連一個小小的寨子也沒有。

漸漸地，老林被丟在後面去了，前面露出了微白的天空，路也越走越小。不一會，他們便走到一個山坳裏去了。小柱子長長地出了一口氣，低聲地說：

「我的天哪！整整的走了一夜，這是什麼地方呀？從來沒有到過。」

這是在老林邊的一個小山坳，山坳裏蓋着四五間房子，房子週圍用樹枝僞裝起來了，就在這些房子前面停了下來。人們從外面走過，乍看起來，不會發現這裏會有房子的。這時匪徒們把小柱子押到一間小屋裏去，把他鎖在裏面，便叫嚷着到其他屋子裏去吃喝了。

小柱子在他們的強迫之下趕了一整夜路，又累又乏，現在他本想躺到地上安安靜靜地睡上一覺，可是却怎麼也睡不着。他心裏只是想著：「他們把我帶到這匪窠裏來，究竟要把我怎麼辦呀？」

中午，那個麻子把小柱子叫去見「老板」〔註〕。

小柱子走進了草屋一看，所謂「老板」，就是扯他耳朵的那個瘦高個子。這人有着一個大大的腦袋和兩隻小小的老鼠眼睛，說話時，兩隻小老鼠眼總是一眨一眨的。他姓胡，名字叫來興，因為他橫行霸道，什麼壞事都幹，所以這裏的人都給他送了一個綽號，叫他「胡亂行」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，他曾當過保長，國民黨殘餘匪幫逃出大陸之後，他就當了土匪。春上，大軍在這一帶剿匪，他沒辦法存身，便逃到了國外，現在大軍到其他地方剿匪去了，於是他就又領着一些匪徒竄回來了。

「胡亂行」看到小柱子被帶進來以後，就平和地說：

「小兄弟，對不起，累了吧！」他又扭回頭對那個麻子說：「李麻子，把繩子解開！」

李麻子給小柱子解去了繩子，這時小柱子感到兩條小胳膊又酸又疼，甚至比綁着時還厲害。

過了一會，「胡亂行」看到小柱子沒有吭氣，便又問道：

「小兄弟，餓了吧？」

〔註〕 指匪首。

「不！一點也不餓！」其實小柱子早已餓了，兩天來他連一口水都沒喝過。

「不會的。沒有關係，餓了我們給你東西吃，不要客氣。」

「不！我不餓，我要告訴你，我不是你的弟弟！」

「好！嘿嘿！」「胡亂行」碰了一鼻子灰，狡猾地笑着，並且大聲地叫了

起來：「不餓就好！現在我問你：你們寨子上有多少大軍？」

「不曉得。我是個小孩子，大軍的事情我怎麼會曉得呢？」

「聯防呢？」

「也不曉得！」

「那你們的糧食藏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藏糧食是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是不准看的。」

「胡亂行」眨着兩隻小老鼠眼，怪聲怪氣地叫道：

「爲什麼你啥也不曉得呢？」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我是個小孩，大人的事情我都不曉得！」

「好！」「胡亂行」把手在一張小竹桌子上用力一拍，大聲地叫：「大軍

和聯防的事情你不曉得，你們小孩子們的事情你總曉得吧？」

「嗯，曉得。」

「你們爲什麼要守路呢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柱子實在忍不住了，他像打機槍一樣地回答着：「爲了我們的寨子，爲了我們的家！爲了不叫你們這些傢伙到我們寨子上去橫行霸道。你當我不知道你們會幹些什麼嗎？你們會搶東西，會燒房子，會把小孩子活活的甩死。這些事情在我早就知道了……」

「好呀！你倒會說！」胡亂行說着朝小柱子的臉上就是幾耳光。小柱子沒有哭，他兩隻大大的眼睛瞪得圓圓的，兩道憤怒的眼光一直盯在「胡亂行」的臉上，心想：「你打吧！打死了我也不說。我們的人來了就要給你們這些傢伙們算老賬的！」

「說吧！不說我還要打！告訴我，你們寨子上的糧食藏在什麼地方了？這個你一定會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真的不知道嗎？」

「真——的！」

「胡亂行」現在才真正的明白了，在這一個勇敢的邊疆少年口裏得不出什麼東西來，所以把他毒打了一頓之後，便叫李麻子把他關到了另一間小竹舍裏去。

小柱子的小臉蛋熱辣辣的，又疼又燒，可是這一切都來不及考慮，他只是想着：「這一關挨過去了，可是他們再問我，再打我怎辦呀？不說吧，是會再挨耳光的，或許還會挨槓子，被槍嚇，說吧，說了怎麼能對得起寨子上的人和大軍叔叔們啊。」最後他下了決心：「我是個少先隊員，要勇敢，就是打死了也不能說！」

竹舍的門緊緊地關着，連個小小的窗戶也沒有。他想：「有個窗戶該多好，那我就可以從窗戶裏跳出去，一直跑回家，如果阿爹搜山回來的話，我就可以把這些事情告訴給他，阿爹就會帶着聯防來消滅這些壞蛋的。」

他在竹舍裏坐一會，躺一會，又站起來在裏面轉來轉去，心裏非常着急。他到處在搜索着能夠跳出去的地方，可是一處也找不到。後來他轉到鍋台邊，發現鍋台邊放着一把菜刀和一把火鉗。他高興得了不得，低聲的私語道：「有辦法了，有這菜刀和火鉗，就能夠找到跑出去的路！」

最後的一絲陽光已經消失，暮色從樹林中爬出來，向外擴張着，天漸漸地黑了。

小柱子把小耳朵貼在竹牆上的裂縫處，靜聽着外面的動靜。外面，沒有一點聲息，匪徒們都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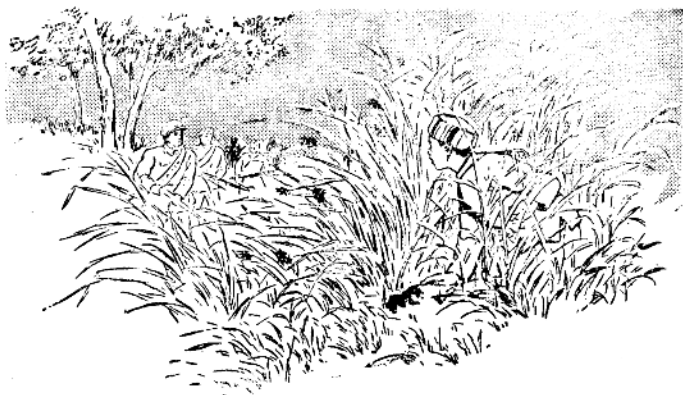
他轉到門邊，打算用菜刀把門上的粗麻繩割斷，但是他又想：「不行，雖然這樣方便些，可是容易驚動他們，還是撬洞好些。」他摸索着用火鉗在竹牆上撬了一條小縫，然後就把刀尖插進去，輕輕地用力割着。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他便割斷了三根竹片。過一會，又有兩根被割斷了，把斷了的竹片抽出來，牆上便出現了一個方方的口子。他把兩條小胳膊伸出去試一試，自己剛剛能鑽出去。

小柱子摸了摸背後的牛角號，牛角號還在背後揹着。於是他就很快地伸出了兩條小腿，然後整個身子都鑽了出去。

大山、老林、竹子、荊棘、茅草，連成一片……風在呼呼地吹，小柱子的心在怦怦地跳，他跳出竹舍跑了。

他鑽出了老林，爲了避開土匪的哨兵，所以先是向北，然後又向東南繞了半個圈子。這樣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他就越過了小山坳，繞過了土匪的哨兵，到了來的那條小石頭路上——小柱子認得：這條小路的前面有一條大河，昨天晚上就是經過這裏才到匪寨裏的。

小柱子不停腳地一直向東跑着，他聽到路邊好像有什麼在「嘩嘩」響；後面也好像有急促的脚步聲，於是他就加快了脚步。過了一會，他停住脚步扭回



頭去看看後面，後面仍是黑黑的，什麼也沒有。

又過了一會，他爬上了一座大山。大約離家還有一半路的樣子，這時前面突然有人喊道：

「誰？站住？」

「不準動！」

小柱子一轉身就鑽進了路邊的草叢裏，動都不動，心想：「糟啦！又碰上了。」

緊接着，就有一些人走了過來，他們在路邊搜索了半天，可是沒有找到小柱子。這時有個人低聲地說：

「跑啦！往回跑啦！」

另一個人說：「跑啦？追嗎！」

第三個人說：「嗯！一定是蠢賊，咱們先在草叢裏搜索一下再說！」

小柱子在草叢裏聽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覺得這些聲音都非常熟悉，尤其是第三個人的聲音他感到很親切。「這不是阿爹在說話嗎？」他想着便很快地在草叢裏喊起來：

「阿爹，不是蠡賊，是我，小柱子！」說着他便從草叢裏跳出來。聯防主任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了，他想他的兒子是不會到這裏來的呀！可是仔細一看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的孩子。就連忙把小柱子拉到他懷裏問：

「柱子，你半夜三更到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叫蠡賊抓來的。就是在你們去搜山的第二天清早，我在守路的時候叫蠡賊抓來的。他們把我抓住了，帶到他們住的地方，還挨了一頓耳光，剛才跑出來……」

小柱子把土匪的情況都講了出來，最後他說：

「蠡賊都住在那邊小山坳裏，睡得像死豬一樣，我領你們去，保證叫他們一個也跑不掉！」

「好！」聯防隊員們高興地說：「我們正要向那邊山坳裏去搜索呢，同志們，這就走吧！」

聯防隊隊員立刻拉開了槍，都說：「走吧，走吧！現在總算把蠡賊的窠找

到了，我們不會便宜他們的。」

大家正準備走的時候，突然，聯防隊分隊長李老大好像想起來什麼，叫道：

「慢點！柱子，你吃飯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吃些飯再走吧！」

「不，這不會誤事嗎？要叫孟賊跑掉了那就糟啦！」

「兩天不吃飯咋行？拿去吧，我這裏帶着吃的啦。」聯防主任說。他把用芭蕉葉包着的飯送到了小柱子手裏。

「柱子，我這裏還帶着菜呢！香得很，吃吧！」李老大擠到小柱子身邊，把一塊大頭菜送到小柱子手裏。小柱子接過飯菜，一股子香氣沖進了他的鼻子，他一面狼吞虎嚥地吃着，一面領着大家向前趕去。

天剛亮，小柱子已經帶着聯防隊員把土匪住的那個山坳子包圍起來。李老大帶着一部分人，插到了山坳的西邊，另一部分人也插到山坳後面去了，小柱子跟着聯防主任帶的那一夥人，向正面移動。

他們向前走了一會，便看到前面有一個人，一晃一晃的，背上還揹着一枝槍，一看就知道是敵人的哨兵。聯防主任看得清清楚楚，當那人剛在一棵大樹